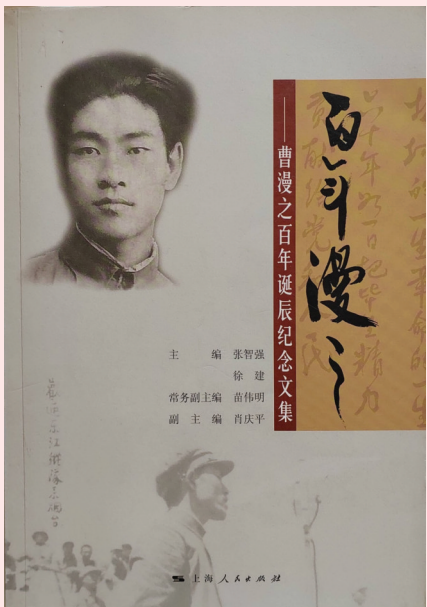


# 捧读《百年漫之》追思峥嵘岁月

□李卫国

《百年漫之》汇集了数十位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的回忆文章，收录了曹漫之本人20余篇文稿与讲话整理稿，字里行间展现出他投身革命的光辉历程。这位从胶东本土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青春与生命融入胶东革命斗争的壮阔洪流。他扎根胶东20余载，以坚定信念、卓越智慧和务实担当，为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播撒革命火种的青年先驱，到武装抗日的中坚力量，再到根据地建设的擎画者、全区发展的掌舵人、支前拥军的组织者，曹漫之的人生经历与胶东革命进程同频共振，在胶东红色史册上写下熠熠生辉的篇章。



图为上海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漫之》一书。曹漫之等革命先辈用信仰、担当与奉献铸就的精神丰碑，是胶东儿女砥砺奋进的力量源泉。

在烟台首届“全民阅读活动周”即将启动之际，4月9日上午，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举行了《百年漫之》红色图书捐赠仪式。根据曹漫之同志女儿的委托，本次活动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借此契机，我静心捧读这部由华东政法大学编著的珍贵文集，感悟先辈风范。《百年漫之》汇集了数十位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的回忆文章，收录了曹漫之本人20余篇文稿与讲话整理稿，字里行间展现出他投身革命的光辉历程。这位从胶东本土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青春与生命融入胶东革命斗争的壮阔洪流。他扎根胶东20余载，以坚定信念、卓越智慧和务实担当，为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播撒革命火种的青年先驱，到武装抗日的中坚力量，再到根据地建设的擎画者、全区发展的掌舵人、支前拥军的组织者，曹漫之的人生经历与胶东革命进程同频共振，在胶东红色史册上写下熠熠生辉的篇章。捧读文集，既是追忆一位革命先辈的奋斗一生，也是重温胶东革命的峥嵘岁月，汲取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 初心如炬 燃亮胶东革命星火

曹漫之的革命初心，萌芽于胶东苦难岁月，成长于进步思想熏陶。1913年，他出生于山东荣成成山一村，幼年家贫却勤学不辍，早年便体察社会阶层差异与民众疾苦。高小阶段，他接触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进步著作，参与抵制日货、挽留进步县长等爱国活动，救亡图存的理想深植于心，成为他扎根胶东、传播革命火种的思想根基。

1931年，曹漫之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组建中共荣成县城厢支部并任书记，该支部成为荣成县北部支部的支部。1933年春，他到荣成县立第六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传播进步思想，发展党员并成立党支部，让革命思想在校园扎根。1934年春，经谷牧推荐，他出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统筹胶东各地党组织早期工作。

1935年11月“一一·四”暴动失败，胶东党组织遭受重创，曹漫之虽被迫辗转威海、北平、青岛等地坚持斗争，但始终心系胶东。1936年2月，他返回荣成恢复党组织，与李耀文等人创办《每日快报》，组建青年剧团排演抗日剧目，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全民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剧团巡回演出，积极发展“民先”队员，整合荣成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为胶东党组织重建与抗日武装起义筑牢了组织根基与群众基础。

## 赤胆擎旗 开创根据地建设基业

1937年12月福山起义前夕，曹漫之参加胶东特委会议，遵照理琪指示连夜回

↓1938年8月15日，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成立。



↑时任专员兼黄县县长曹漫之（左）与时任蓬莱县县长孙瑞夫合影。

到荣成传达武装起义部署，随后参与发动威海起义，领导埠柳乡校起义，率领教员学员携带武器西进大水泊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会合，壮大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在1938年2月的雷神庙战斗中，理琪壮烈牺牲，25岁的曹漫之临危受命，任中共胶东特委代理书记。他迅速稳定军心，统筹武装斗争，为胶东抗日武装保留关键力量、守住重要阵地。同年6月，省委派文任胶东特委书记，曹漫之改任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政府工作部长，创办胶东特委机关报《大众报》，建立起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舆论阵地。

1938年8月15日，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民主政权——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成立，曹漫之出任专员兼黄县县长，主持创建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其建设实践得到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高度肯定。他以“统筹兼顾、务实施策”理念，全面推进政权、军事、经济、教育、法治建设。政权建设上，颁布施政纲领，完善民主体系，团结各界抗日力量；军事上，组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巩固根据地安全；经济上，推动蓬黄掖三县合办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推行减租减息，组织黄金生产，1940年9月率800余人历经艰险，将6000两黄金安全送往山东分局驻地沂源，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撑；教育上，创办胶东公学并兼任校长，在战火中历经磨难，坚持办学10年，培养干部6000余人，健全基础教育，编写国防教材，保障教师待遇，让文教事业在战火中薪火相传；法治上，建立司法体系，清理积案，规范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

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他带领军民坚守敌后游击战场，构建起以政权为核心、军事为保障、经济为基础、教育为纽带、法治为支撑的完整建设体系，将蓬黄掖根据地打造成胶东乃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典范，为敌后根据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 精谋善治 书写新民主主义华章

1941年起，曹漫之先后担任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主政胶东全区行政工作。他以战略眼光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统筹胶东各地建设发展，引领胶东抗日根据地在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入基层纠偏正向，巩固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抗战合力。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胶东区党委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胶东”。作为主要组织者与执行者，曹漫之将宏伟构想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动实践：政治上健全六级民主政权体系，推行民主选举，颁布施政纲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群众生活；文教上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兴办学校、启迪民智；法治上完善制度、安定社会。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策紧扣群众切身利益，从减租减息

抗战初期，曹漫之（前排坐者）任蓬黄战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时与战友合影，摄于山东蓬莱。↓



到保障教师待遇，从稳定金融到健全司法，赢得了胶东民众的衷心拥护，使胶东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敌后战场的鲜活典范。

抗战胜利后，他推动解放区恢复生产、稳定秩序。1946年，他热情迎接东江纵队抵达烟台，彰显革命队伍同心共济的深厚情谊。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胶东，他兼任胶东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肩负起组织胶东民众支前拥军的重任。他以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建立严密支前体系，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在他的组织下，胶东人民为淮海、渡江等战役提供了坚强保障，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8年，曹漫之被调往华东局，参与起草解放军入城守则等重要文件，提出的“不入民宅”等纪律要求，赢得了上海人民的广泛赞誉。从胶东根据地建设到新中国法治奠基，他把革命实践升华为制度成果，为中国法学和社会学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 风骨永存 赓续新时代胶东红脉

捧读《百年漫之》完毕，合卷沉思，追思的不仅是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曹漫之在胶东20余载的革命生涯，为胶东革命与建设留下了丰厚的实践成果，在胶东大地上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其崇高风范历久弥新、烛照后人。

他坚守信仰、矢志不渝，于白色恐怖中坚守，在烽火硝烟中奋进，无论艰难险阻、生死考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坚如磐石，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滚烫赤诚。他心系人民、求真务实，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厚植起胶东革命根据地坚不可摧的群众基础。他勇于开拓、敢为人先，在政权建设、法治探索、文教兴学、支前保障等领域大胆突破，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与创新魄力。他勇担使命、甘于奉献，临危受命，不避艰险，不负重托，始终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将毕生精力与赤诚热血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他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严以用权、严以修身，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毫无怨言、信念弥坚，历经坎坷而初心不改，用一生践行“平生甘为主义死”的铮铮誓言，诠释了老一辈革命家无比坚定的信仰与深厚的家国情怀。

峥嵘岁月永载史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曹漫之等革命先辈用信仰、担当与奉献铸就的精神丰碑，是胶东儿女砥砺奋进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缅怀先辈、重温历史，就是要从《百年漫之》中汲取精神养分、传承红色基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担当作为、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把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让胶东这片红色热土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审案这天，冷鼎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人陪同下来到县令面前。县令不仅没有厉声呵斥，反而和颜悦色，大加赞赏，夸他“老诚勤奋，是后生学习的楷模”，并勉励自己的弟子、后人多加效仿。县令随后奖励冷鼎亨赏钱一刀（100张）、毛笔一封（10支），并告知原告，此事另有线索，并非冷鼎亨所为。

原来，县令接报后，派差役先后到村子、学校对冷鼎亨进行多方调查，得知冷鼎亨品学兼优，是个数得着的好生，因此相信此事并非他所为，后又寻获了其他线索，这才判定冷鼎亨无罪。

由于冷鼎亨的勤奋、刻苦，他于道光年间参加登州童试的文章《季文子三思》等被收录于《蓬山童试》一书中，被评为“思深而深，以粗而远”“大气包举，而穿插处自毫无疑漏，屡思深密”。

乾隆四十三年（1778），车氏家族出了第八个进士。他叫车贞相，字含章，号鹤崖，车氏第十四世。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20岁上中了举，23岁中进士，坎坷难行的科举路，在他脚下如履平地。中进士后过了10年，他做了直隶省肥乡县（今属河北省邯郸市）知县。得益于祖德传承和家风熏陶，他一开始便从纷纷扰扰的官场乱象中领悟了做官的要义，那就是清廉恤民和务实。上任后，他获悉有捕头打着刑侦旗号立名目、耍手段，敲诈百姓，谋取私利，于是深挖彻查，严查严办。这还不算完，还要举一反三。捕头有打着刑侦旗号搞敲诈的，那么皂史有没有假借征缴名义搞勒索的？三班六房又有哪些陋规恶习？全面排查，不留死角！一趟查下来，果有流弊，于是一批蛀虫受惩治，一班官吏被震慑。

陋规破了，再立新政。他围绕衙门公差营办的方方面面，以朴实的语言、明了的要求，为一衙官吏制定了一套日常行为规范，同时严于律己。有个监生，妻子上吊死了，娘家人具状告到县衙，请求严查明晰。监生得知被告，便带重金求见知县。车贞相知其来意，拒不接见，监生执意坚持。为了彻底断了他的念头，车贞相从快调查核实，加紧取证审理，当天接案，当天判决。一场行贿受贿的麻烦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化解了。

经车贞相这么一破一立、一领一带，衙门风气一派向好，一县百姓无不称道。后来，车贞相奉命署理（即代理）满城县。他带着简单行装，骑着那匹黄骡马上任来了。

按说代理就是打打替班，应急，除了刻不容缓的事务，其他事情是可以不过问的。尤其是之前已结了的案子或一些相沿成习的做法，大可不必纠缠出来计较是非。可车贞相不这么想，他以为代理知县跟正式知县一样，要尽心尽职，尤其是那些关乎生死的刑狱案件，涉及百姓生计的事情，更不可漠然视之。因而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做了不少老百姓称颂的事情，这里从中选出两件一述。

第一件事是为死囚平反。十几号人被判了砍头，正在狱中听候问斩。车贞相询问缘由，掌管缉捕的典史回答，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被官兵捕获，一起定了死罪。听了典史的话，车贞相顿生疑虑，集体判了死刑？人命关天的事情，也太草率了吧？

他以为，这起案子有必要重新审理。可作为代理知县，他需要讨个由头，于是就骑马去了府衙，向知府陈说利害，要求重审。知府虽不认为事情有多大必要性，可也不好不应，况且又不费钱物，车贞相自己也不嫌麻烦，要查就查去！

车贞相回来一一审讯，果然查出事情来了。这些死囚里面，居然有6个人是无辜的。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地里劳作了一天，晚上收工回家时，迎面撞上一伙亡命盗寇，蒙眛中还没看清对方面目，就被后面追来的官兵一起抓了，随后便被当作强盗一起关进了县衙大牢。

起初他们也试图通过辩解解除误会，也试图大声喊冤引起关注，可官府不听他们的申辩，更讨厌他们的呼声。你说你冤，他说他冤，都在喊冤，都想抵赖是不是？来，大刑伺候！他们受刑不过，于是就闭嘴了。

家人得知他们被抓，要去衙门讲理，可是穷苦人家没钱打点，连衙门的大门都进不了。遇上这等倒霉事，他们除了祈祷老天开眼、上苍保佑，好像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还好，代理知县车贞相来了。经他一番甄别，冤情昭雪了，6个人活出来了。另一件事是为百姓减负。车贞相代理满城县时，遇到了过境官员差派马匹的事情。满城本是穷地方，正项的国税负担已经很沉重了，再加上提供马匹这种额外负担，百姓就更难过了。其实，历届知县也了解百姓的处境，可内心的道德是，与其得罪上头，还不如委屈百姓好一些，他们虽有怨气，可毕竟好糊弄，朝廷文书和边塞军情哪个敢顶？于是，过了一年又一年，知县换了一茬又一茬，满城百姓一直就这么受着。

谁都没料到，半路杀出个车贞相来。《光绪山东通志》上说：“贞相至，丝毫不复扰。”自车贞相署理满城以后，往后再也没有这桩差事了。他用了什么办法解决了？书上没有说。凭想象，也许是硬生生地给顶回去了，也许是用什么策略转移出去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压在百姓身上的这桩负担，被他一朝解除。

署理期到了，可百姓舍不得他走，希望他留在满城，一直做自己的知县。为了这份心愿，满城人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去省城保定请愿。他们在省门前长跪不起，试图以群情打动“大宪”。无奈的是，省里以事情不合任用规则为由，不予答复。

既然留不住，那就到县衙给他送个行吧。车贞相却不忍打扰百姓，回肥乡那天，没等天亮，他就动身了。一出城门口，大道两旁，人头攒动，一城住民早就在等候他了。车贞相很感动，牵着马，含着泪，一步一回头的告别了满城。后来，他跟朋友提及这段往事时，曾颇有感触地说：“自愧无德，而民有情也。”（王仕《含章先生墓志铭》）

提起“民有情”的话，突然想起曾在报上读过一则题为《拜马》的民间传说。说在车贞相去世以后，有外地人骑马来到满城县的一个村子。他在村头拴了马，便访友去了。要回返时，他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七八个汉子跪成一排，正在朝着自己的马叩头作揖。这人很诧异，上前询问缘由。边上有人对他讲，睹物思人，说是拜马，其实是拜马的主人车知县呢！听了这话，骑马人蓦然想起三年前买这四匹马时，卖主说这四匹马曾是车知县的坐骑，希望他能善待它。作为外地人，他不知道车知县，当时没把话放在心上，见了今天这番情景，才知车知县在满城人心中的分量。

虽是民间传说，但我却相信这是个真实故事，因为后来在官方文献里面，读到极为类似的情节。清代光绪版的《山东通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车贞相……调署满城，邑小而僻，驿马缺，差派病民。贞相至，丝毫不复扰，将回肥乡县，百姓遮道挽留。贞相卒后，有乘其马赴保定者，道出满城，犹有识其马持之而泣者。这里的“有识其马持之而泣者”与《拜马》的故事非常接近。

《光绪栖霞县志》的记载，与《拜马》的故事更类似了：车贞相……卒后，家人有赴保定者，道出满城之山村，村中人识其马为贞相所骑，遮道索挽，系柳荫下，掬豆食之，汲泉饮之，解鞍浣洗之，争持鬣尾而去。古之遗爱，公其有焉。

尽管这些官方记载和民间传说在细节上不尽一致，但传递出的信息都是百姓对这位知县的亲近和感激。平素里，车贞相也是一个极富亲和力的人，时人王仕称他“喜读书，笃交谊”，谦和而风趣，儒雅而乐群。令人感叹的是，他的人生太过短暂，38岁那年，在去往保定的旅途中因伤寒而终。王仕悲不自胜，含泪为他写了《含章先生墓志铭》，文章情意真切，凄美哀婉。

车贞相出殡那天，狂风呼号，阴雨凄凄。他的儿子车所在襁褓中哭啼不停，他的弟弟车廷相（车庭）跪在灵前痛哭失声。

投稿邮箱: ytrbzk@126.com

# 史海掠影 牟贞相的清官之路

□程少波



1945年10月，八路军跨海强攻崂山岛，打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海战。时任胶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曹漫之与时任烟台警备区独立团副司令员于得水及政委常勇等胜利后在岛上合影。前排左起：曹漫之、于得水、常勇。



曹漫之。

进士冷鼎亨1822年出生在招远城东冷家庄子村一个平民家庭。全家的生计靠父亲种田维持，拮据的生活实在供不起兄弟5人上学读书。冷鼎亨有幸进城读书，每天带的午饭，除了地瓜就是用地瓜做的各类饭食。时间久了，他被同窗学友戏称为“冷地瓜”。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下地帮父亲打理农事，赚得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无论怎样辛苦劳累，书本与他总是形影不离。一有空闲时间，不是看、读，就是背、忆，惜时如金，从不懈怠。有一年秋天，正值乡里人运粪、耕地、播种的大忙时节，他受雇于邻村一家农户，用驴驮往地里运送土杂肥。随着“啜啜啜”有节奏的蹄响，他一会儿看书，一会儿背诵，学得津津有味。待到看书之处，竟然高声诵读，惊得驴骡子停下脚步，引得地里劳作的人们直起腰侧耳细听。读到着迷时，他到了地里却全然不知，有一次竟又带着那头驴将粪原封不动地驮了回去。

# 冷“地瓜”吃官司

□冷大川

他这样如痴如醉地学习，曾经引来一桩祸事。

一次，他正读到着迷处，脚下一磕绊，一个趔趄，一只鞋子不翼而飞。原来他所穿鞋子的后鞋帮早已被砸得挂不住脚，完全靠脚掌、脚趾蹬拉、踢蹬的劲儿走路。他赶忙吆喝驴子停下，四处寻找。

他找遍了附近路边的沟渠、堰塘，逐一拔拉草从石砾、树条墩子，鞋子却毫无踪影。正在他一筹莫展、准备放弃时，突然远远地看到鞋子立在地里的萝卜叶子上。他喜出望外，赶紧跑上前去取鞋子。突然，他发现地里有一处萝卜没有蔫七杂八地遍地都是，还鲜活活鲜的没有蔫儿。再仔细瞧，有好几个萝卜已被拔走。

就迹象看，这应该不是主人家自己拔走的。因为他知道，眼下还不到萝卜收获的时节，何况主人家是绝不会把这些缨子弃在地里不拿回家的……

正在他徘徊犹豫是否进地取鞋时，远远地听到了吆喝声。萝卜地的主人来了。面对失主，他正要说明缘由，地主人却火冒三丈，不容他分辩，硬说萝卜是他拔的，落在地里的鞋子就是证据。

冷鼎亨好说歹说全不管用，只好赤着一只脚，赶着毛驴，悻悻地回到了雇主家。家里人得知此事，找到丢萝卜家的主人论长短。丢萝卜的主人还是不依不饶，一口咬定萝卜就是冷鼎亨拔的，并将此事报告了县衙。